

评论员观察

城市建设不是越快越好,上马项目不是越早越好。匆匆忙忙地建成了一个项目,发现“不好玩”了,又匆匆忙忙地拆除这个项目,虽说每一次都理由多多“理直气壮”,可每一次也是对巨额投资的浪费和对相关部门公信力的挥霍。

# 有轨电车运营三年就拆除,是不是瞎折腾?



评论员 王学钧

近日,珠海市政府发布通告,终止运营当地有轨电车1号线首期项目,并结合设施设备拆除同步开展相关路面修复工程。

看到这则通告,不少人感觉有点儿蒙。这条有轨电车线路是当地投入26亿元巨资,耗时3年多才建成的,至今只试运营了3年多,怎么这么快就要拆除?说建就说拆就拆,这是不是有点儿瞎折腾?

当然,当地这么做肯定是有理由的。

据说,有轨电车1号线试运营期间总客流463万人次,日均3664人次,常规客流量不足,导致运营成本较高。在别的城市,有轨电车的每人次运输成本大都是二三十元,而在当地,这一成本高达67元,而实际票价才1元。

试运营期间,有轨电车票款收入合计387万元,财政补贴拨款1.79亿元,平均每年财政补贴4400万元,加上项目每

年折旧费约4700万元,年均运营成本约9100万元。收入如此之少,成本如此之高,离开巨额财政补贴,有轨电车1号线根本无法正常运转。而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财政收入却明显下滑,财政补贴难以继。

此外,安全问题也是拆除有轨电车1号线的一个理由。据说,由于供电技术缺陷,有轨电车1号线曾故障频发,由此引发的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拆除之后,相关安全隐患也就不存在了。

再说,拆除有轨电车1号线并不影响居民出行。据说,当地交通部门沿途增设了几条公交线路,日均客流量是此前有轨电车日均客流量的三倍多。

这么说来,当地拆除有轨电车1号线堪称一项及时止损的务实之举,无可指摘。可事实好像并非如此。

从经济角度看,这是一次巨大的浪费。这么大一项目,建和拆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投入这么多,结果却是“一切归零”。在这个过程中,某些利益相关方拿到了自己该得的和想要的,巨额公共投资最终打了水漂。

观点

## “全省一次挂号管三天”是对公共服务的普惠期待

据报道,5月7日起,江苏省内352家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全面推行普通门诊“一次挂号管三天”服务,旨在解决患者一次看病多次挂号的问题。据介绍,“一次挂号管三天”具体是指患者在江苏省内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包括中医医院、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等)挂普通门诊号就诊时,如果因检验或检查当天不能完成或者不能获取报告,尚未完成诊疗,(含首诊当天)可携带报告结果到同一医院的同一院区、同一科室复诊,无需再次挂号,享受免缴普通门诊诊察费(挂号费)政策。

江苏省的做法,无疑给不少患者服下了“定心丸”。据相关数据,早在今年3月,常州市就已先行先试推出“二级以上公立医院门诊一次挂号三日内复诊免挂号费”的服务,截至5月5日,已经惠及群众5.4万余人次,帮助减免费用74万余元。目前,江苏所有352家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均已完成信息化改造和流程优化。无论如何,江苏第一个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一次挂号管三天”,其开创意义和创新价值值得肯定。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和卫生健康管理部门,都不妨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回应民众的真实诉求,找到一条更加便捷和惠民的路径,真正为患者看病挂号难题排忧解难。

据红星评论

## 不收现金,罚! 杜绝“现金歧视”就得来真的

从扫码付款到“刷脸”消费,随着支付技术不断升级,钱包不再是出行时的必需品。然而,在大多数人享受无现金交易所带来的便利时,也有一小部分人,在特定场合下,因为各种原因,不便或不愿使用电子支付,而更倾向于使用现金。遗憾的是,一直以来,总有部分商家只顾一己之私,而将消费者的感受和法律要求丢在一边,以各种借口名目拒收现金,给现金消费者造成严重不便。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一口气公布了15起拒收人民币现金典型案例。从这些案例来看,处罚商家并不是相关整改的目的,有关部门还需切实保障现金支付不受阻碍,改善消费者体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监管机构深入到个案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打通现金支付的末端“堵点”,解决让消费者头疼的难题。中国人民银行本次公布的这批典型案例,对杜绝“现金歧视”有标志性意义。由于大多数人对现金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这件事常常得不到充分重视。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信息正是要强调:纠正拒收现金,有关部门是“来真的”,不是说而已。

据中青评论

## 上班时无人在岗 不管是哪个部门都不应该

据报道,5月7日,辽宁营口,一男子发视频怒斥当地不动产登记中心上班时无人不在岗。根据墙上的公示牌,该中心下午5点下班,而男子于下午4点35分抵达时,却发现多个窗口已经空无一人。后来,该男子拨打政务服务热线投诉后,才有一名工作人员匆匆赶来。对此,营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回应称:大厅里面是联合办公,不动产登记中心人员是满员在岗,被拍到的是其他部门的人不在岗。这就让人感到疑惑了,“满员在岗”的工作人员,市民为何找不到?又为何打了市长热线,才有人回去?更要追问的是,所谓的“其他部门”是哪个部门,他们又凭什么可以工作时间不在岗?

市民为了办个业务一趟一趟跑真的不容易,如果提前半小时到场还是办不成,那下次还要提前多久才算稳妥呢?类似这样的经历并不少见,市民去早了,要在冰天雪地里挨着冻排队,去晚了,工作人员又赶着下班拒绝办理。基层办事人员早退30分钟的“小事”,也是关乎人心向背的“大事”,别让“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了一句空话。不管是哪个部门,迟到早退都不应该。

据正观黄河评论

# “低价卖药”面临断供,合理药价还需合力达成



评论员 张泰来

一家药企的降价卖药行为,引起了广泛关注。近日,重庆连锁药店鑫斛药房对其销售策略进行了重大调整,明确按照出厂价顺加1%至14%的标准定价,而消费者只需缴纳100元的年费成为店铺会员,即可按照低价购药。在对自家定价标准进行调整的同时,鑫斛药房还公开了厂家设定的进价和售价,此举在医药圈掀起轩然大波。

鑫斛药房按照出厂价顺加1%至14%标准定价销售药品,其在售药品价格明显降低。比如,一款医用修复敷料,按照鑫斛的定价标准,售价为117.3元,还不到其全国统一零售价(248元)的一半。鑫

斛药房此举不但降低了消费者购药成本,而且公布了药品定价标准和出厂价,消费者消费得明明白白。这确实是一股新风,展示了药店经营的新模式,赢得了消费者的好评,甚至有人称赞其为“业界良心”“药店界的胖东来”。

药店降价卖药,让消费者得实惠,是好事,应该给鑫斛药房点个赞。也要看到,鑫斛药房此番低价卖药更多还是迫于行业竞争压力而做出的自救行为。

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零售药店总数为48.9万家,彼时,药店店均服务人数在3000人左右。到了2023年,全国零售药店总数达到了65万家,店均服务人数降至2100多人。此外,医药电商的兴起,也分流了一部分顾客群体。在此背景之下,药店面临巨大生存压力。鑫斛药房降价卖药,意在通过“会员制+低售价”的营销模式,靠收取会员费和品牌效应带来的销售实现自救。

低价卖药的营销模式给消费者带来了利好,也颠覆了目前的市场秩序和行业规则,势必遭到行业的排斥和压制,能否坚持下去还是未知数。事实上,已有药品生产厂家对鑫斛药房“断供”。如果厂家普遍断供,鑫斛药房药品品类的完整性会无法保证,低价卖药的模式自然也难以为继。

此外,药品属于特殊商品,鑫斛药房将缴纳年费当作享受低价的前提,颇有刺激消费者多买药的嫌疑。

总之,鑫斛药房低价卖药不失为一次大胆而有益的尝试,为消费者带来了实惠,也有望成为变革现有药品市场的契机。

合理药价需要合力达成。其他药店在批评鑫斛药房破坏行业规则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此次事件背后的市场需求变化以及其中蕴含的发展机遇,主动参与到这一新模式的探索中来。相关监管部门也应该积极关注鑫斛药房的探索,适时出手采取措施,助力合理药价的形成。

来论

# 陪诊师倒卖号源,“黄牛”要打“内鬼”也要揪

江德斌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本来为了满足一些特定人群在医院就诊时的陪伴需求而产生的陪诊师,正在悄悄变味儿。一些陪诊师以陪诊之名,行营销之实,倒卖医师就诊号源,扰乱医疗秩序。受访专家指出,出现任何形式的医师就诊号源倒卖,不论加价多少,都应被认定为倒号行为,违反相关规定。

大医院就诊号源数量有限,特别是一些科室的专家号非常少,经常放出来就被“秒杀”了,往往需要提前许多天预约、抢号,才有可能幸运“中奖”,抢到想要的专家号。虽然“一号难求”,但在网络预约模式下,患者只需拼手速、拼运气,不需要拼关系,具有公平性,也被大众所接受。然而,一些陪诊师看中机会,摇身变成“黄牛”,倒卖就诊号源牟利,抬高了患者就医成本,人为制造不公,实属违法行为,应严厉惩治。

因为一些患者行动不方便,家属又

没时间全天候照顾,就医时需要陪伴,这就给陪诊师创造了市场需求。但是,随着陪诊市场规模增大,一些“黄牛”“医托”或医药代表也以陪诊之名,行营销之实。“黄牛”加价倒卖就诊号源牟利,触碰了法律红线,应当被严厉打击。此前各地监管部门均采取措施,对“号贩子”实施全面打击,弥补网络挂号的漏洞,有效遏制了“电子黄牛”。

不过,“黄牛”是有缝就钻的,在常规倒号路径被堵住后,又披上了陪诊师的“马甲”,借着陪诊机会,了解患者的问诊需求,进而推销号源。从现实情况看,由于号源数量有限,患者自己挂号的成功率不大,在急于看病的现实压力下,愿意花钱委托陪诊师挂号,但是无形中增加了看病负担,也会挤掉其他患者的机会,制造不公。因此,对于陪诊师变“黄牛”这一新情况,监管部门需要采取干预措施,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考虑到陪诊师的人员构成比较复

杂,市场需求量又大,陪诊又有一定的专业服务属性,可以对其采取规范化管理,要求陪诊师持证上岗,并进行岗前培训,主要侧重于陪诊服务常识、法律规定等。同时,对陪诊师实施日常管理,畅通举报渠道,如果陪诊师存在违法违规行,则将其“拉黑”,不得再从事陪诊服务,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另外,需要看到的是,陪诊师做“黄牛”并非独立完成倒号,而是与医院内部人员勾结,才能实现在号源已满的情况下,还能再“插队”进去。显然,这涉及挂号系统的管理,“黄牛”无法直接修改,乃是“内鬼”才能做到的事,说明医院内部存在腐败交易行为。因此,在打击“黄牛”之时,还要顺藤摸瓜,揪出收钱办事的“内鬼”,依法予以严厉惩治。同时,涉事医院也要自省自查,强化内部人员管理,对挂号系统实时监控,防止随意修改,堵住内部漏洞。

投稿邮箱:qilupinglun@sina.com